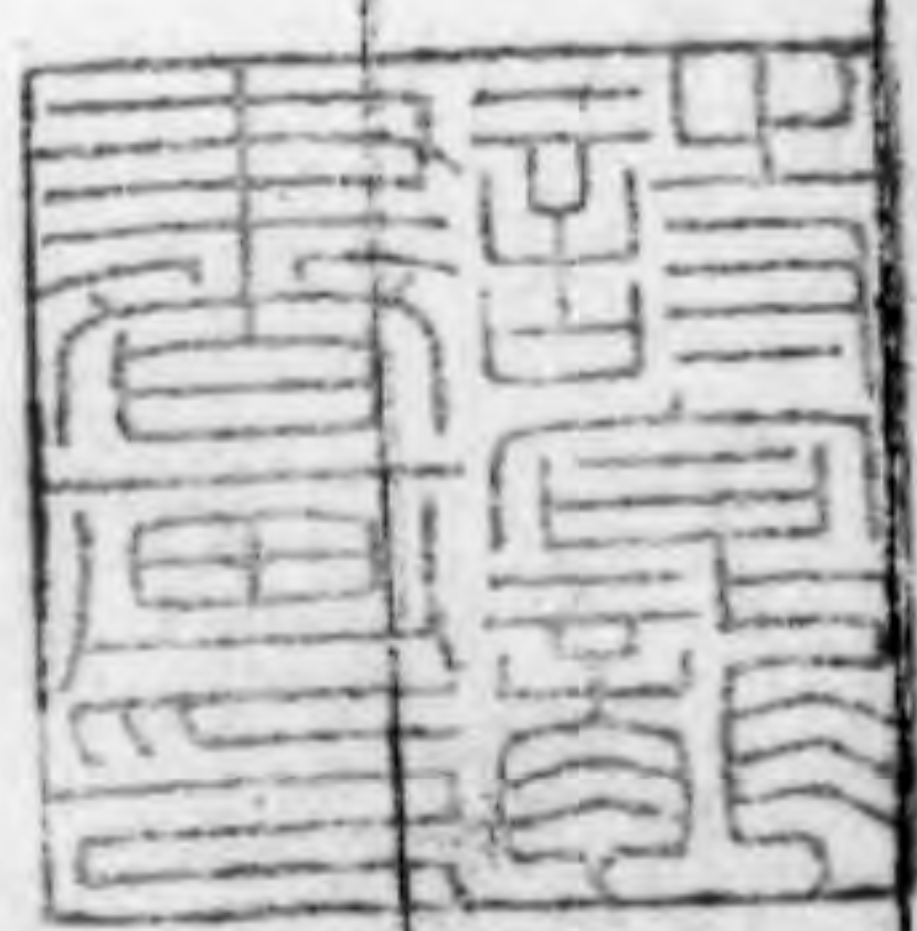




百川學海

藥城先生遺言
六一居士詩話

藥城先生遺言



公言春秋時先王之澤未遠士君子重義理持節操其處死生之際卓然凜然非後世之士所及蓋三代之遺民也當時達者語三代遺事甚多今捨此無以考證

公為猶諱老子數篇曰高於孟子二三等矣公言伊周以道德深妙得之管葛房杜姚宋以才智高席得之皆不可窺測

公解孟子二十餘章讀全浩然之氣一段顧籀曰五
百年無此作矣

公言仲尼春秋或是令立明作傳以相發明
公嘗云在朝所見朝廷遺老數人而已如歐陽公永
叔張公安道皆一世偉人蘇子容劉貢父博學強識
亦可以名世子幸獲與之周旋聽其誦說放失舊聞
多得其詳宏於天下其古今得失折衷典據甚多事
東坡與貢父會語及不獲已之事貢父曰充類至義
之盡也東坡曰貢父乃善讀孟子歟

公試進士河南府問三代以禮樂為治本刑政為末
後世反之儒者言禮樂之效與刑政之弊其相去甚
遠然較其清離盛衰漢文帝唐太宗海內安樂雖三
代不能加今祖宗法令脩明求之前世未有治安若
今之久者然而禮樂不如三代世之治安不在禮樂
歟河南士人皆不能喻此意司馬溫公問如此發策
亦自有說乎公曰安敢無說溫公默然既而見文定
文定曰策題國論也蓋元豐間流俗多主介甫說而
非議祖宗法制也

公言歐陽文忠公讀書五行俱下吾嘗見之但近觀
耳若遠視何可當

公曰吾為春秋集傳乃平生事業

公年十六為夏商周論今見於古史年二十作詩傳
公言先曾祖晚歲讀易玩其爻象得其剛柔遠近意
怒逆順之情以觀其詞皆迎刃而解作易傳未竟疾
革命二公述其志東坡受命卒以成書初二公少年
皆讀易為之解說各仕他邦既而東坡獨得文王伏
義超然之旨公乃遂所解乎坡今蒙邦獨是公解

公年少與坡公治春秋公嘗作論明聖人喜怒好惡
譏公穀以日月土地為訓其說固自得之元祐間後
進如張大亨嘉父亦攻此學大亨以問坡坡答書云
春秋儒者本務然此書有妙用學者罕能領會多求
之繩約中乃近法家者流苟細繳統竟亦何用惟立
明誠其用終不肯盡誤微見端兆欲使學者自求之
故僕以為難未敢輕論也
公自熙寧謫高安覽諸家之說為集傳十二卷紹聖
初再謫南方至元符三易地最後卜居龍川白雲橋

集傳乃成歎曰此千載絕學也既而俾坡公觀之以為古人所未至

公言東坡律詩最忌屬對偏枯不容一句不善者古詩用韻必須偶數

公曰吾莫年於義理無所不通悟孔子一以貫之者東坡幼年作却鼠刀銘公作缸硯賦曾祖稱之命佳紙修寫裝飾釘於所居壁上

公曰子瞻之文奇予文但穩耳

公曰吾讀楚辭以為除書

公在諫垣論蜀茶祖宗朝量收稅李杞劉佐蒲宗閱取息初輕後益重立法愈峻李積如議極力摭取民間遂因稷引陸師閱共事額至一百萬貫陸師閱又乞額外以百萬貫為獻成都置都茶場公條陳五害乞放權法今民自作文易但收稅錢不出長引止今所在場務據數抽買博馬茶勿失武備而已言師閱百端令虐細民除茶遞官吏養兵所費所收錢七八十萬貫蜀人泣血無所控告公講畫織悉曲折利害照炳時小呂申公當軸嘆曰只謂蘇子由儒學不知

吏事精詳至於如此公論後法尤為詳盡識者疑之
公曰李德裕謫崖州著竈愁志言牛僧孺將圖不軌
不意老臣為此言也

張十二病後詩一卷頗得陶元亮體然余觀古人為
文各自用其才耳若用心專摸倣一人舍已徇人未
必貴也

張十二之之波瀾有餘而出入整理骨格不足秦七
波瀾不及張而出入徑捷簡捷過之要知二人後來
文士之冠冕也

元祐間公及蘇子容劉貢父同在省中二人各云某
輩少年所讀書老而遺忘公亦云然貢父云觀君為
文強記甚敏公辭焉二人皆曰某等自少記憶書籍
不免抄節而後稍不忘觀君家昆仲未嘗抄節而下
筆引據精切乃真記得者也

賈誼宋玉賦皆天成自然張華鷦鷯賦亦佳妙
子瞻諸文皆有奇氣至赤壁賦鬚鬣屈原宋玉之作

漢唐諸公皆莫及之

公曰余少年苦不達為文之節度讀上林賦如觀君

子佩玉冠冕還折揖讓音吐皆中規矩終日威儀無不可觀

公曰余少作文要使心如旋床大事大圓成小事小圓轉每句如珠圓

公曰凡為詩文不必多古人無許多也

公曰余黃樓賦學兩都也晚年來不作此工夫之文首父嘗謂公所為訓詞曰君所作免於今兒

公曰申包胥哭秦庭一章子瞻誦之得為文之法公曰范蜀公少年儀矩任甚真為文善腹藁作賦場屋

中默坐至日晏無一語及下筆頃刻而就同試者笑之范公遂魁成都

公曰莊周養生一篇誦之如龍行空爪趾鱗翼所及皆自合規矩可謂奇文

唐儲光義詩高處似陶淵明平處似王摩詰

歐公碑版今世第一集中恠竹辯乃甚無謂非所以示後世

唐皇甫湜論朝廷文字以燕許為宗文奇則恠矣

公曰李方叔文似唐蕭李所以可喜韓駒詩似儲光

義

程正叔引論語云南郊行事迴不當哭溫公公曰古人但云哭則不歌不曰歌則不哭蓋朋友之故何可預期

公曰讀書須參為文餘事則詩人耳

公曰讀書百遍經義自見

族兄在廷問公學文如何曰前輩但看多做多而已區以別矣如區學之區自反而縮如王祭不供無以縮酒

公曰去陳言初學者事也

公讀一江西臨川前輩集曰胡為竊王介甫之說以為已說

公言呂吉甫王子韶皆解三經并字說介甫專行其說兩人所作皆廢弗用王呂由此矛盾

公曰文貴有謂予少年聞人唱三臺今尚記得云云其詞至鄙俚而傳者有謂也

公讀由余事曰女樂敗人可以為戒

公間以螺鈿作茶器者九事要敦簡素不然天罰

公曰漢武帝所得人才皆鷹犬馳驅之才非以道致
君者也

公曰以伍員比管仲猶鷹隼與鳳鸞

王介甫用事當鄭公罷政過南京謂張文定公曰不
料其如此亦嘗薦之文定操南音謂公曰富七獨不
慙惶乎公問吾文待之如何文定曰某則不然初見
其讀書亦頗有意於彼既而同在試院見其議論乖
僻自此疎之

黃魯直盛稱梅聖俞詩不容口公曰梅詩不逮君魯
直甚喜

晁無咎作東臯記公見之曰古人之文也

姪孫元老呈所為文一卷公曰似曾子固少年時文
陳恬題襄城北極觀鐵脚道人詩詩似退之

公大稱盛象先之文以為過其父德翁

徐蒙獻書公曰甚佳但波瀾不及李方叔

公每語籀云聞吾言當記之勿忘吾死無人為汝言
此矣

公曰莊周多是破執言至道無如五千文

公言班固諸叙可以為作文法式

公曰六郎作詩髣髴追前人畫墨竹過索康年遠矣或問公陳瑩中公曰英俊人也但喜用字說尚智

公曰李太白詩過人其平生所享如浮花浪蕩其詩云羅幃卷舒似有人間明月直入無心可猜不可及

公解詩時年未二十初出魚藻兔罝等說 曾祖編禮以為先儒所未喻作夏商周論終年十有六古人

所未到

公讀新經義曰乾纏了濕纏濕做殺也不好謂介甫

曰色取仁而行遠居之不疑乃仲尼所謂聞者也

公曰唐士大夫少知道知道惟李習之白樂天喜復性書三篇嘗寫八漸偈于屏風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坡公以為陰陽未交公以坡

公所說為未允公曰陰陽未交元氣也非道也政如云一龍一蛇之謂道也謂之龍亦可謂之蛇亦可

公曰張文定死而後蘇自言所見地位清高又曰吾得不做宰相氣力

公論唐人開元燕許云文氣不依儒強其間自韓退之一

復古追還西漢之舊然在許昌觀唐文粹稱
 其碑頌往往受張蘇之作又覽唐皇甫湜持正論業
 云所論燕許文極當又奇則涉恠施之朝廷不須恠
 也蓋亦取燕許

公中歲歸自江南過宋聞鐵龜山人善術數邀至舟
 中問休咎云此去十年如飛騰升進前十年流落已
 過然尚有十年流落也後皆如其言

曾祖母蜀國太夫人夢蛟龍神臂而生公王子年拾

當生之夜二蒼龍巨天而下
 未附微在之房誠吉兆也

籀年十有四侍先祖穎昌首尾九年未嘗暫去侍側
 見公終日燕坐之餘或看書籍而已世俗藥餌玩好
 公漠然忘懷一日因謂籀講莊子二三段訖公曰顏
 子箏飄飄卷我足謂矣所聞可追記者若干語傳諸
 筆墨以示子孫

公令籀作詩文五六年後忽謂籀曰汝學來學去透
 漏矣嘗與文氏家姑言之亦如此

公謂籀曰蘇瓌訓頌常令衣青布襦伏於床下出其
 類受覆楚汝今懶惰可乎

馬公知節詩草一卷公跋云馬公子元臨事敢為立
 朝故言以將家子得讀書之功作詩蓋其餘事百登
 知成都以抑強扶弱為蜀人所喜然酷嗜圖畫能第
 其高下成都多古畫壁每至其下或終日不轉足蜀
 中有高士孫知微以畫得名然實非畫師也公欲見
 之而不可得知微與青寧院僧相善嘗於其閣上畫
 惠遠送陸道士葉山見李習之二壁僧密以告公公
 徑往從之知微不得已擲筆而下不復終畫公不以
 為忤礼之益厚知微亦愧其意作蜀江出山圖伺其

罷去追至劍閣贈之蓋公之喜士如此陽翟李君方
 叔公之外玄孫也以此詩相示因記所聞於後身已

季春丙寅眉山蘇轍子由題 李名象

穎昌吾祖書閣有厨三隻春秋說一軸解注以公穀
 左氏孫後卷末後題丙申嘉祐元年冬寓居興國浴
 室東壁第二位讀三傳次年夏辰時坡公書名押字
 少年親書此卷屢積蠹簡中未嘗開緘籀偶開之一
 一對擬今黃門春秋集傳悉皆有指定之說想爾時
 與坡公同學潛心稽考老而著述大成遺書具在當

以黃門集傳為證據坡公晚歲謂春秋傳皆古人未
至故附記之於此

大悲園通閣記公偶為東坡作坡云好箇意思欲別
作而卒用公所著和陶詩擬古九首亦坡代公作

范淳父雖中問公求論題公以莊子孝未足以言至
仁令范作范論詆斥莊子公曰曾聞匹夫之行堯舜
仁及四海

公云王介甫解佛經三昧之語用字詭示闕西僧法
秀秀曰相公文章村和尚不會介甫情然又問如何

秀曰梵語三昧此云正定相公用華言解之謬也公
謂坐客曰字詭穿鑿儒書亦如佛書矣

公與闕西文長老相善公晚年自政府謫官筠州既
而復謫雷州威命甚峻時文老特來唁公留宿所寓
宅中公被命即登轎出郭外文老亦相隨去歎曰克
文處之尚恐不能公真大過人者

東坡病沒于晉陵伯達叔仲歸許昌生事蕭然公為
受天倫曩歲別業在浚都帶之几阡數百緡悉以物
為囑勿輕用公方降三官謫籍俸奪

公言呂微仲性閎遠事河事皆乖戾故子孫不遠公
 言易云精微義入神以致用不是要說脫空
 崇寧丙戌十一月八日回鼓夢中及古詩蒲詩云一
 人得飽滿餘人皆不悅之句王介甫在側借觀示之
 赧然有愧恨之色

公言場屋之敝曰昔南省賦題官韻於字學子程文
 云何以加於其文中選後詩韻有同者或曰何以更
 加於大抵場屋多此類也
 公言張文潛詩云龍驚漢氏英雄射山笑秦皇燭短

遊晚即作詩以稍失其精處

公蚤歲教授宛丘或者屢以房中術自鬻於前公曰
 此必晚損止傳其養氣壽神之法

公言近世學問濡染陳俗却人雖善士亦或不免蓋
 不應鄉舉無以干祿但當謹擇師友湔洗之也

公讀易謂人曰有合討論處甚多但來理會猶輩弱
 齡驚怯憚公巖峻不敢發問今悔之無及

東坡遺文流傳海內中庸論上中下篇墓碑云公少
 年讀莊子太息曰吾昔有見於中口不能言今見此

子得吾心矣乃出中庸論其言微妙皆古人所未喻
今後集不載此三論誠為闕典

公講論語至畏大人曰如文潞公亦復是加敬所言
信重之

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東坡有人法兼用之說公
以為勅令不可不具二公之論不同坡外集有策題
一首乃此意

公云晉史唐賢房杜輩所作議論可據籀思之本朝
新唐書歐宋諸公一代賢傑所作以文字浩博人不

能該覽惜哉必有篤於此學者

公語韓子蒼云學者觀儒書至於佛書亦可多讀知
其器能也

公妙齡舉方聞見在朝兩制諸公書云其學出於孟
子而不可誣也有解說二十四章老年作詩云近存
八十一章注從道老聃門下人蓋老而所造益妙錄
錄者莫測矣

公悟悅禪定門人有以漁家傲祝生及濟川者以非
其志也乃賡和之七十餘年真一夢朝來壽筭兒孫

奉憂患已空無復痛心不動此間自有千鈞重蚤歲
文章供世用中年禪味疑天縱石塔成時無一縫誰
與共人間天上隨他送

箴眼醫王彥若在張文定公門下坡公於文定生上
贈之詩引喻證據博辨詳切高深後學讀之茫然坡
公敏於著述如此先祖屢云

坡撰富公碑以擬寇公公稍不甚然之作德感堂銘
居士集叙公極賞慨其文洛嗟不已

公穎昌牡丹時多作詩前後數回云溪上似雉濱青

帝遣姚黃比玉質之句又曰造物不遠遺老意一枝
頗似雉人家稱道雉家慙慙不已敬想富鄭公文潞
公司馬溫公范忠宣公皆看花者德偉人也風流迨
憶不逮後生茫然爾 先祖蓋歎前哲云或曰秣康
廣陵散亦歎也

東坡求龍井辨才師塔碑於黃門書云兄自竟談佛
不如弟今此文見樂城後集又天竺海月塔碑以坡
與之游故銘云我不識師面知其心中事儒者談佛
為坡公所取其火失其書翰

公言秦火後漢叔孫通賈誼董仲舒諸人以詩書禮樂砥維其闕西漢之文後世莫能髣髴今朝廷求魁偉之才黜繆妄之學可以追兩漢之餘漸復三代之故後學當體此說

樂城先生遺言卷終

偶獲宋槧本授梅真校之時卯三月寒雪

六一居士詩話

李文正公進永昌陵挽歌辭云奠玉五回朝上帝御樓三度細降玉當時羣臣皆進而公詩最為首出所謂三降王者廣南劉鋹西蜀孟昶及江南李後主是也若五朝上帝則謬矣太祖建隆盡四年明年初郊改元乾德至六年再郊改元開寶開寶五年又郊而不改元九年已平江南四月大雪告謝于西京蓋執玉祀天者實四也李公當時人必不繆乃傳者誤云

五二字一耳

仁宗朝有數達官以詩知名常慕白米天體故其語
多得於容易嘗有一縣云有祿肥妻子無恩及吏民
有戲之者云昨日通衢過一耕輜車載極重而羸牛
甚苦豈非足下肥妻子乎聞者傳以為笑

京師華轂之下風物繁富而士大夫庠於事役良衣

美景罕或獲一作宴遊之樂其詩至有賣花擔上看桃

李相酒樓頭前一作聽管絃之句西京應天禪院有祖

宗神御殿蓋寺一作在水北去河南府十餘里歲時朝

拜官吏常苦晨興而留守達官簡貴每朝罷公酒三

行不交一言而退故其詩曰正夢寐中行十里不言

語處喫飯一作三杯其語雖淺近皆兩京之實事也

梅聖俞嘗於范希文席上賦河豚魚詩云春洲生荻

芽春岸飛楊花河豚當是於一作時貴不數魚鰕其又有

已可恠其毒亦莫加怨腹差封豕怒目猶吳蛙庖前

苟失所入喉為鏗鉅若此長軀何須負齒牙持問

南方能人堂護復矜誇退皆之言美無度誰謂死如麻我語

居柳洲而甘食蝦蟇二涯物雖可憎性命無外誠可嘉

河豚常出於春暮群遊水上食絮而肥南人多喫荻

芽一作為羹云最美故知詩者謂抵破題兩句已道

畫河豚好處聖俞平生苦於吟咏以閑遠古淡為意
故其構思極難此詩作於尊俎之間筆力雄贍頃而
成遂為絕唱

蘇子瞻學士蜀人也嘗於涪井監得西南夷人所賣

蠻布弓衣其文織成梅聖俞春雪詩暗一有朔風三日

起噴成花花飛萬里奪曉月白五燭堆愁女聖顏捧

廣庭踏朝賀短尾不掃粘官靴官中才人呈聖顏捧

百姓壽呼酒山三山後慳此詩在聖俞集中未為絕

唱蓋其名重天下一篇一詠傳落夷狄而異域之人
貴重之如此耳子瞻以余尤知聖俞者得之因以見

遺余家舊畜琴一張乃宝曆三年雷會所斲距今二
百五十年矣其声清越如擊金石遂以此布更為琴
囊二物實余家之寶玩也

吳僧贊寧國初為僧錄讀儒書博覽強記亦自能撰
述而辭辨縱橫人莫能屈時有安鴻漸者文詞雋敏
尤好嘲詠嘗術行過贊寧與數僧相隨鴻漸指而嘲
曰鄭即官不受之徒時時作隊贊寧應声答曰秦始
皇未坑之輩往往成群時皆善其健對鴻漸所道乃
鄭谷詩云受僧不受紫衣僧也

鄭谷詩名盛于唐末號雲臺編而世俗但稱其官為
鄭都官詩其詩極有意思亦多佳句但其格不甚高
以其易曉人家多以教小兒余為兒時猶誦之今其
集不行于世矣梅聖俞晚年官亦全都官一日會飲
余家劉原父戲之曰聖俞官必止於此生客皆驚原
父曰昔有鄭都官今有梅都官也聖俞頗不樂未幾
聖俞病卒余為序其詩為宛陵集而今人但謂之梅
都官詩一言之謔後遂果然斯可嘆也
陳舍人從易當時文方盛之際獨以醇儒古學見稱

其詩多類白樂天蓋自楊劉唱和西宮集行後進學
者爭效之風雅一之作變謂之宮體繇是唐賢諸詩

集幾廢而不行陳公時偶得杜集舊本文多脫誤至
送秦都尉詩云身輕一鳥其下脫一字陳公因與數
客各用一字補之或云疾或云落或云起或云下莫
能定其後得一善本乃是身輕一鳥過陳公嘆服以
為雖一字諸君亦不能列也
偶得偶一作

國朝浮圖以詩名于世者九人故時有集號九僧詩
今後不傳矣余少時聞人多稱其一曰惠崇餘八人

者忘其名字也余亦略記其詩有云馬放降來地鵬
盤戰後雲又云春生桂嶺外人在海門西其佳句多
類此其集已一作亡今人多不知有所謂九僧者矣
是可嘆也當時有進士許洞者善為辭章後逸之士
也因會一作諸詩僧分題出一紙約曰不得犯此一
字其字乃山水風雲竹石花草雪霜星月一作禽鳥
之類於是諸僧皆闕筆洞咸平三年進士及第時無
名子嘲曰張康渾裏馬許洞鬧裝妻是也
孟郊賈島皆以詩窮至死而平生尤自喜為窮者之

句一作辭 孟有移居詩云借車載家具家具少於車乃
是都無一物耳又謝人惠炭云援得曲身成直身人
謂非其身備嘗之不能道此句也賈云髮邊終有絲
不堪織寒衣就令織二字織能一作得幾何之其朝
飢詩云坐聞西林琴凍折两三絃人謂其不止悲饑
而已其寒亦何可忍也
唐之晚年詩人無復李杜豪放之格然亦務以精意
相高如周朴者構思尤艱每有所得必極其雕琢故
時人稱朴詩月銀李煉未及成篇已播人口其名重

當時如此而今不復傳矣余少時尤見其集其句有
云風暖鳥声碎日高花影重又云曉曉一作來山鳥鬧
雨過杏花稀誠佳句也

聖俞嘗謂余曰詩家難字一作意而造語亦難若意
新語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為善也必能狀難寫之
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然後為至矣賈
島之竹籠拾山果瓦瓶擔石泉姚合之馬隨山鹿放
雞逐野禽棲寺是山色荒僻官况蕭條不如縣古槐
根出官清馬骨高為工也余曰語之工者固如是狀

難寫之景含不盡之意何詩為然聖俞曰作者得於
心覽者會以意殆難指陳以言也雖然亦可略道其

髣髴若嚴維柳塘春水慢花塢夕陽遲則天寒時一作

物態融和貽蕩豈不如在目前乎又若溫庭筠雜

茅店月人迹板橋霜實鳥在禽啼曠野落日恐行人

則道路辛苦霸楚旅思豈不見於言外乎

聖俞子美齊名於一時而二家詩體特異子美筆力
豪雋以超邁橫絕為奇聖俞筆思精微以深遠閑淡
為意各極其長雖善論者不能優劣也余嘗於水谷

夜行詩畧道其一二云子美氣尤雄萬竅號一噫有
特肆顛狂醉墨灑滂濡磨如千里馬已奔不可救盈
前盡珠璣一一難東汰梅翁事清切一作石齒漱寒
瀨作詩三十年視我猶後輩文辭愈精一作清新心意
雖老大有如妖韶女老自有餘態近詩尤古一作苦硬
咀爵苦難嚼又如食橄欖真味及愈在蘇豪以氣驟
舉世徒驚駭梅竅獨我知古貨今猶賣語雖非工謂
精得其髣髴然不能優劣之也

呂文穆公未第時薄

或作

遊

一縣

忘其名

胡大監且方

隨其父宰是邑遇呂甚薄客有譽呂一作胡曰呂君且
於詩宜少加禮胡問詩之驚句客舉一篇其卒章云
挑盡寒燈夢不成胡笑也乃是一渴音谷語轉睡漢爾
呂間之甚恨而去明年首中甲科使人寄声語胡曰
渴睡漢狀元及第矣胡答曰待我明年第二人及第
輸君一等既而勝亦中首選

聖俞嘗云詩句義理雖通語涉淺俗而可笑者亦其
病也如有贈漁父一聯云眼前不見市朝事耳畔惟
聞風水声說者云患肝腎風四字一作此漁父肝又

藏熱而腎藏虛也

有詠詩者云

一無云
六字

畫不

不得有時還自來本謂

詩之好句難得爾而說者云此是人家笑却猶見詩人皆以為笑也

王建宮詞一首百多言唐宮禁中事皆史傳小說所不載者往往見於其詩如內一作中數日無呼喚傳得滕王蛺蝶圖滕王元嬰高祖子新舊唐書皆不著其所能惟名畫錄畧言其善畫亦不云其工蛺蝶也又畫斷云工於蛺蝶及見於建詩爾或聞今人家亦有得其圖者唐世一藝之善如孫公大娘舞劍器曹

剛彈琵琶米嘉榮歌皆見於唐賢詩句遂知名於後世當時山林田畝潛德隱行君子不聞於世者多矣而賤工末藝得所附託乃垂於不朽蓋其有各幸不幸也

李白戲杜甫云借問別來太瘦生總為從前一作來作

詩若太瘦生唐人語也至今尤以生為語如作麼生何似生之類是也

陶尚書穀曰尖簷帽子卑凡廝短靴靴兒末殿兵末厥亦當時語余天聖景佑間已聞此句時去陶公尚

未遠人皆莫曉其義王原叔博學多聞見稱於世最為多識前言者亦云不知為何說也第記之必有知有知者可

詩人貪求好句而理有不通亦語病也如袖中諫草朝天去頭上宮花侍燕歸誠為佳句矣但進諫必以章疏無有用橐草之理唐人有云姑蘇臺下寒山寺半夜鐘聲到客船說者亦云句則佳矣其如三更不是打鐘一作鐘時如賈島哭僧云馬留行道影焚却坐禪身時謂燒殺活和尚此尤可笑也若步隨青山影

生學曰塔骨又獨行潭底影數息樹邊身皆島詩何精粗頗此字無異也

松江新作長橋制度宏麗前世所未有蘇子美新橋對月詩所謂雲頭灑灑閣金餅水面沉沉卧彩絲一作

虹者是也時謂此橋非此句雄偉不能稱也子美兄舜兄字才翁詩亦道勁多佳句而世獨罕傳其與子美紫閣寺聯句無媿韓孟也恨不得盡見之耳

晏元獻公文章擅天下尤善一作為詩而多稱引後進一時名士往往出其門聖俞平生所作詩多矣然

公獨受其兩聯云寒魚猶着底白鷺已飛前又紫暖
紫魚繁鼓添尊菜線一作紫余嘗於聖俞家見公自書
手間再三稱賞此二一作兩聯余疑而問之聖俞曰此
非我之極致豈非公偶自得意於其間乎乃知自古
文士不獨知己難得而知人亦難也

楊大年與錢劉數公唱和自西宮集出時人多效之

詩體一變而先生老一作先生輩患其多用故事至於

語僻難曉殊不知自是學者之弊如子儀一作儀大年一作新輝

云風未玉宇馬先轉一作覺露下金莖鶴未知難用故

事何害為佳句也又如年二字峭帆橫渡官橋柳疊

鼓驚飛海岸鷗其不用故事又豈不皆乎蓋其雄文

博學筆力有餘故無施而不可非如前世號詩人者

區區於風雲一作雲草木之類為許洞所困者也

西洛故都荒臺廢沼遺迹依然見於詩多矣惟錢

文僖公一聯最為警絕云日上故陵煙漠漠春歸空

苑水潺潺裴晉公綠野堂在午橋南往時嘗屬張僕

射齊賢家僕射罷相歸洛終一作日與賓客吟宴於其

間惟鄭工部文寶一聯最為警絕云水暖鳧鷖行哺

子溪深桃李卧開花人謂不減王維杜甫也錢詩好
句尤多而鄭句不惟當時人莫及雖其集中自及此
者亦少

閩人有謝伯初者字景山當天聖景祐之間以詩知
名余謫夷陵時景山方為許州法曹以長韻見寄頗
多佳句有云長官衫色江波綠學士文章蜀錦張余
登云參軍春思亂如雲白髮題詩愁送春蓋景山詩
有多情未老已先一作白髮三字一作野思刺春亂
雲之句故余以此戲之也景山詩頗多如自種黃花

添野景旋移高竹聽秋聲園林換葉梅初熟池館無
人燕學飛之類皆無媿於唐賢而仕宦不偶終以作
於燕學卒其詩今已不見於世其家亦流落不知
所在其寄余詩始今三十五年矣余猶能讀之蓋其
人不幸既可哀其詩淪棄亦可惜因錄於此詩曰江
流無險似瞿塘滿峽猿聲斷旅一作腸萬里可堪人
謫官經年應合髮成霜長官衫色江波綠學士文章
蜀錦張異域化為儒雅俗遠民爭識校讎郎才如夢
得多為累情似安仁久悼然亡下國難留金馬客新詩

傳與竹枝娘典辭懸待脩青史諫草當來集早囊莫
謂明時暫遷謫便將纓足濯滄浪

石曼卿自少以詩酒豪放自得其氣絕偉然詩格奇

峭又工於書筆畫通勁體兼顏柳為世所珍一作余

家嘗得南塘後主澄心堂紙曼卿為余以此紙書其

等筆驛詩詩曼卿平生所自愛者至今藏之號為三

絕真余家寶也曼卿卒後其故人_{有見之者}云恍惚

如夢中言我今為鬼仙也所主芙蓉城欲呼故人往

遊不得忽然騎一素一作驪去如飛其後又云降於

亮州一舉子家又呼其字有舉子去不得因留詩一篇

與之余亦畧記其一聯云鶯聲不逐春老花影長隨

日脚流神鬼一作仙事恠不可知其詩頗類曼卿平生

舉子不能道也

王建裳霓詞云弟子部一作中留一色聽風聽水作

霓裳一有羽衣二字曲今教坊尚能作其声其舞則廢而不

傳矣人間又有望瀛州獻仙音二曲云此其遺声也

霓裳曲前世傳記論說頗詳不知聽風聽水為何事

也白樂天有霓裳歌甚詳亦無風水之說第記之或

有遺亡

四字必有一知

一作者爾

龍圖學士趙師民以醇儒碩學名重當時為人沉厚
端默羣居終日似不能言而於文章之外詩思尤精
如麥天晨氣潤槐夏午陰清前世名流皆所未到也
又如曉鶯林外千声嘒芳草階前一尺長殆不類其
為人矣

退之筆力無施不可而嘗以詩為文章末事故其詩
曰多情懷酒伴餘事作詩以然其資一作發談笑助諧
譚叙人情狀物態一富於詩而曲盡其妙此在雄文

大手固不足論而予獨受其工於用韻也蓋其得韻
寬則波瀾橫溢泛入旁韻乍還乍離一作去一作出入回
合殆不可拘以常格如此日足可之類惜是也得韻
窄則不復旁出而因難見巧愈險愈奇如病中贈張
十八之類是也余嘗與聖俞論此以謂譬如夫一作善
馭良馬者通衢廣陌縱橫馳逐惟意所之至於水曲
蟻封疾徐一有中節而不少蹉跌乃天下之至工也
聖俞戲曰前史言退之為人本強若寬韻可自足而
輒傍出窄韻難狹用而反不出豈非其拗強而然歟

坐客皆為之笑也

自科場用賦取人進士不復留意於詩故絕無可稱者惟天聖二年省采試侯詩宋尚書祁最擅揚其句有色狀翔雲爛声迎羽月遲一作馳尤為京師傳誦當時舉子目公為宋采侯

六一居士詩話

